

七、从讲和成立到回国

1月2日 晴 向第一师团管理部提出暂时回国的申请报告其文如下：

卑职经大本营批准，为了研究摄影技术，附属于第一师团司令部而渡清。如今因上述器材破损，为了修缮并准备底版药品等，意欲暂时回国，为此请允许往返携带行李搭乘官船，特此申请，望祈批准。

明治二十八年一月二日

伯爵 龟井兹明

第一师团司令部 管理部收

这天，从师团司令部来通知，明日午后两点有专用官船“东英丸”准备直航宇品港，从大连湾开船，立即决定明天登上回国之途，开始整理行李。我带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两人到师团司令部，向山地师团长、大寺参谋长辞行，宫崎幸麻吕到管理部办理柳树屯及宇品兵站部的介绍信后回营舍。

1月3日 晴 昨晚在院里生上篝火整理行李，不需要修理的器材都存在监督部，半夜好歹才算整理完。要留下的都放在屋檐下，明天早晨准备送监督部，然后各自就寝。今天早晨我被窗外奇怪的声音惊醒，宫崎幸麻吕先起来一看，火光映在窗上，火苗往上直窜，立即把大家叫醒，到院子里一看，行李起火，以至于燃烧到窗户，于是找到了火源，搬开行李，幸而没酿成大祸，好像是昨晚包装器材时，旧棉花里进进火星而没发觉，就那么包装起来所造成的。因为今天要出发回国，为了送行，津田步兵大尉、隈元宪兵大尉等数十人来访。早晨7点我告别了大家，和宫崎幸麻吕先一起骑马出发。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把行李的一半暂存在监督部，另一半负责护送到大连湾，同时宪兵大尉隈元实道氏陪着森金次郎右卫门到金州城外，让去年11月6日午

前9点10分二团陆军步兵少尉吉田梶次郎氏率部下，通过金州城西隅，攀登陡直的城墙，立先登第一功的镜头再重演一遍，拍下了这个情况，完后立即赶到大连湾。我与宫崎幸麻吕因为骑马，早就到了大连湾兵站部。到陆军军医监森林太郎氏的营舍，等了一会儿，他们才全部到达，隈元宪兵大尉也来送行。夫卒榎本荣五郎也牵着山地师团长的两头驴、川股监督部长的一头驴来到，准备与我和宫崎骑的两匹中国马一块退回去。宫崎骑的白马是满洲骑兵的坐骑，前些日子在金州俘获的，所以命名为“金州”，准备奉献给皇室。到午后领了柳树屯兵站司令部的证明，两点乘渡船，搭乘中立汽船公司的汽船“东英丸”。这艘运输船3000吨，长为130米。因为不是客船，所以客舱很少。隈元宪兵大尉送我们到大船上，会见船长春日融，传山地师团长的话，要求对我们多加关照，所以待遇极为优厚，实为不胜感激。也就是我跟宫崎幸麻吕住上等舱，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也在另一房间。森金次郎右卫门、中西京次郎、榎本荣五郎三人进普通舱，此夜解缆，有小雨。

1月4日 雪 此日降雪，同乘的客人有翻译官蛟岛某，曾留学法国，朝夕交谈，颇可消除无聊。

1月5日 晴 由于船长的厚意，请我们吃煮粘糕，甚是可口，1月1日在金州城营舍吃过，是配给的粘糕而且半生不熟，一点滋味也没有，简直不能吃，今天吃到碗煮粘糕才亲身感觉到是过年了。

1月6日 晴 午后3点50分船到下关，故国山川之美，在此才认识到实为东洋无比，此夜停泊在门司港。装载煤炭，以待明天启航。

1月7日 晴 早晨在门司港起锚，午后8点到达宇品港。我带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森金次郎右卫门乘小船登陆，在沟口分店稍微休息一会儿，乘人力车投宿于广岛市鸟屋町沟口旅店，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还留在“东英丸”上，约会好明早卸完行李来广岛市聚齐。

1月8日 晴 我带宫崎幸麻吕到上帜町的官邸，拜会地方法院院长松下直美氏。午前10点桥元文三来到，报告行李已全部卸完，存在车站前沟口分店里。中午12点过一会儿，中西京次郎也来了，说是兵站部告知马匹的运送应当用自费办理，又听说昨晚在我已经登陆以后，宇品港兵站部特别开小汽船为了接我到瑛东美丸，为此午后3点派宫崎幸麻吕特地去表示谢意。这天，广岛地方法院院长松下直美、书记官田村义次、摄影师春日定夫、国民新闻通讯员冢越重三郎、朝日新闻社员片山猪三次等诸人到旅馆来访。

1月9日 晴 午前10点到大本营参谒，问候圣上安好，并通过侍从官奏上愿献中国马，名“金州”，蒙圣上恩准，立即送到“御马圈”，这天旧藩士佐佐布温氏来访，告诉我说，这次面见义勇率人夫700人附属于第五师团将于近日渡清，晚8点乘宇品发的火车登上回京之途，佐佐布温氏以及沟口妻女等送我到车站。

1月10日 雨 午前9点到神户站，在旅店佐野雪方处休息，吃午饭，又乘12点神户发的火车出发。

1月11日 晴 午前8点40分到东京新桥站，相良赖绍君、福羽逸人君、小藤文次郎君、松平直克君、使者伊东弘祐君、使者村冈清友君、中村弥助君、山田清彻君以及代理家令田中荣秀、家扶吉村泰得、家从高桥孚人等诸人到新桥车站迎接，与大家见面后，谈了片刻，乘马车回家。不久，子爵福羽美静君等来访，还宴请了家扶宫崎幸麻吕以下5人，并赠送每人酒一坛、加吉鱼一条。

1月13日 晴 午后3点邀请家政顾问福羽逸人、小藤元次郎、佐伯利麻吕三人，会见了代理家令田中荣秀、家扶吉村泰得、家从高桥孚人、佐佐布充重、随行人员家扶宫崎幸麻吕、家从新万之助、雇员桥元文三列席，谈了战地跋涉的概况，而且讲述了为了修理照相器材暂时回国的理由，商议了下一步如何再一次渡航以及时间等，完后设宴招待大家，入夜各自散去。因为已决定

重新渡清，设立了办公室，随行人员每天上班，着手修理照相器材，同时洗印照片，夜以继日督促早日完工。

1月20日 晴 在京的旧津和野藩士30多人，邀请我以及随行人员家扶宫崎幸麻吕、家从新万之助、雇员桥元文三到神田淡路町金清楼，请求我们谈谈战地的实况，我出席了一会儿，因为还有别的事情不得已中途退席，于是委托宫崎幸麻吕讲了战地的实况，并且讲了以后的打算，介绍颇为细致，据说几乎用了两个小时。

2月24日 晴 已故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君的追悼会，我因病未能出席，让家扶宫崎幸麻吕代表。少将曾任第一师团参谋长，我受他不少关照，少将为人沉毅豪勇，而且深谋远虑，拔金州城，陷旅顺口，少将的参与谋划之处甚多，后任第六师团十一旅旅长。攻击威海卫时，1月30日经过激战占领了摩天岭，又转而攻击杨峰岭，少将在百尺高崖上指挥各部队，这时敌弹击中堡垒而爆炸，弹片飞来贯穿少将的胸部，终于战死，呜呼哀哉。少将的马夫相川荣藏侍奉少将已经六七年，少将刚一渡清就跟随左右，常为贴身侍卫，少将战死后护送骨灰和军装，于前14日乘在洞进港的敦贺丸回国。举行了追悼会以后，葬于青山公共墓地。这天差侍从子爵掘川康安氏到四谷大寺氏家送去白绢一匹，仪仗队是麻布三团补充营，据说以陆军将校会总代村田陆军少佐为首，送殡的人很多。

3月23日 晴 大日本摄影评议会，在乌森町湖月楼召开，我以会员的资格居末席，发表意见如下：

应摄影评议会诸君的邀请，得此居霜席之荣，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会会长德川候爵曾以贵族总代表的身份，为了慰问我军，巡视了占领地区，以其熟练的技术拍下的好作品肯定很多。我迫切希望赶快洗印出来，一睹为快。同时，外谷陆军大尉以及本会干事小仓君在参谋本部照相班工作。随军驰骋于枪林弹雨中，攻击金州、威海卫海战及和尚岛、旅顺口，凡第二军所到之处全都一一拍照下来，好的作品极多，正为大家所公认，勿须多言。我也有一点想法，我不顾自己才疏学浅，以个人

的志愿而从军，研究摄影的技术，可是所失甚多，所得甚少，如今不胜遗憾，而在枪林弹雨之中，拍摄战斗的实况，实为以此次征清军为起始，故如外谷、小仓两君在照相班，他们的职务就是为摄影而从军，尚且还感到许多不便，但万幸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得到了好的结果，实在令人感佩不尽。我以微力从事这种工作，可说徒劳，其成绩很小，难以满足军人所期望的万分之一，殊感惭愧。然而对于器材的制作装置以及拍照的技术方面，也多少有些心得，这都是经验，牢记这些经验，对今后也并非无所补益，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所收获。这次会长德川侯爵以及照相班所拍照片，将肯定成为光荣的历史，作为英雄豪杰的纪念。因此摄影技术为军中所需，天下后世还有谁人能够怀疑呢？但愿从今以后，更加促进摄影技术的发展，勿须依靠欧美器材、技术。

3月26日 晴 为了修理照相器材，向第一师团请假暂时回国以来，日夕工作，修补大体完成，本来计划二日登上返航之途，岂料宿疾复发，虽不断治疗，尚未痊愈，隈元宪兵大尉从战地来信，频频催我早日返回战地，我不胜焦虑，然而医生断然不允许我外出，缠绵于病榻凡两个月，听说第一师团已经在盖平、太平山作战，进而开向营口，同时侍从长侯爵德大寺实则君送一秘件，嘱我争取近日出发，属近卫师团。由于病情稍有好转，在这以前的3月18日午后9点50分，从新桥乘火车，带家扶宫崎幸麻吕到广岛，20日午前9点到达广岛，投宿于鸟屋町沟口旅馆，途中在神户站胃病发作，到广岛后尚未痊愈，请针灸大夫则武良弼氏医治，逐渐好转，立刻到大本营向圣上请安。从德大寺侍从长那里听到了天皇的决定，我立刻下了决心，22日回京。以后虽精心疗养，痼疾仍未痊愈。然而近卫师团出征日期将近，不能犹豫，今天稍好一些立刻起身，将赴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先派家扶宫崎幸麻吕、家从佐佐布充重到第一师团请教。两人到司令部，会见藤山军曹，由他介绍向梅地副官陈述了事由，副官说，由最初的从军回国后，已经过数月，需要首先向大本营提出照会，如果没有它的回电，则很难处理。不过，如果现在立刻发电报，可能于今晚就能有回电，明早就可以通知结果。还有，目下正在搬运近卫

师团的货物，为此火车也很紧张，发送行李需要在4月3日以后才行，但是明天有工兵出发，可以有四五名人员以及5件30公斤以内的行李顺便随车出发。可是家令田中秀荣，家扶宫崎幸麻吕等考虑到因我病体尚未痊愈，以疲劳之身与工兵同乘军车，颇为困难，劝我乘今夜9点40分发的普通客车，并且约会好5件行李由森金次郎右卫门押送，乘明天的工兵军车出发。我带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以及仆人榎本荣五郎到新桥车站，增野春直先来，买了车票，托运了相机4件，器材以及行李3件，然而不料，因为近日军队发车频繁，火车时间表有所变动，取消了9点40分新桥发直达神户的火车，于是不得已乘11点发到横滨的火车12点到横滨，投宿西村旅站，增野春直也跟着一块儿到此地。半夜过后，降雨。

3月27日 雨 早起吃罢早饭，乘7点20分横滨发火车，增野春直送我们到车厢后分手。在滨松站吃午饭，在岛田站吃晚饭。这天的火车逢站必停，有时30分，有时1个小时，在大垣站足足停了两个小时。

3月28日 阴 在大阪吃了早饭，午前8点50分到神户站，下车暂时在旅馆休息，乘9点40分山阳道铁路的火车，在姬路站吃午饭。阴晴不定，过明石须磨时，满天乌云，雨下得很大，海面也不平静，波涛怒号，拍向岸边，岸边岩石有如田垄。于尾道站吃晚饭，半夜12点到广岛市，此夜在站前旅店沟口分店住一宿。

3月29日 晴 迁到鸟屋町沟口旅店，我到大本营，问候圣上，谒见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君，报告了奉旨从军于近卫师团的决心，然而副官陆军步兵大佐大生定孝氏告诉我说，其他师团都没有照相技师，特别是近卫师团有摄影人员是为不妥，所以应当公开提出申请报告，得到大本营批准的志愿从军的许可方可。第二天30日呈上志愿书如下：

我想随这次近卫师团的出征进行战况摄影而从军，望祈批准，特此恳请。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

伯爵 龟井兹明

大本营 台照

附件

助手

宫崎幸麻吕

佐佐布充重

桥元文三

森金次郎右卫门

春日定夫

计五名

仆人

榎本荣五郎

小川房次郎

此日午前 11 点，森金次郎右卫门如约，送来军用皮包 5 个。

3 月 30 日 晴 向大本营呈交从军请愿书，森金来告诉我，从东京托运照相行李的方法，由留守近卫师团以电报向大本营询问的结果，至今未有回信，因此无法托运，于是问大本营有无回电，回答说根本没接到照会，终于不得要领，立即把这个经过用电话告知田中荣秀，让他查一下留守师团到底向谁发了电报，要求他火速回报。今晚旧藩领地六日市村八幡社司^①末冈信幸（70 岁）与田村义次一同来访，末冈氏说，他奉职的八幡宫是故从二位殿下特别信奉崇敬的神社，每在去江户“参勤交代”^②时，必来参拜，而且又常派人来代台参拜，神社崇敬的资格仅次于高津梯本神社，因此这次祈祷了武运长久，附带送来了护身符，谢了他的厚意，送给他一些小费和零用钱，招待他们吃晚饭。

3 月 31 日 晴 此地神宫教布教使权大教正^③甲斐一彦，中教正冢田菅原，权中教正山口透 3 人发起，得到在广岛市的文武高等官员、市内有志者等人的赞同，从今天午前 10 点，在东练兵场内划出 200 米方圆作为会场举行军神节，以各团队为首，师范学校、中小学校的教师学生等都来参拜，盛况空前。因此，我带

佐佐木充重、森金次郎右卫门、榎本荣五郎到场拍下了当时的景况。午后旧藩士田村义次、朝仓友太郎两人来访，午后3点田村、朝仓两人以及宫崎幸麻吕、佐佐木充重、森金次郎右卫门一起到江场的羽衣神社社后的山陵上拍下市街的照片。又雇了两只小船，想网鱼，可是一条也没网着，海面正在退潮，有不少男的女的都在赶海，于是下了船，我们也到那个地方去，捡了不少文蛤和蛏子，归途在饭馆吃晚饭，晚上回旅舍。

4月1日 晴 从大本营送来了朱批指令的从军志愿书的回信，其令文如下：

批准所申请之意愿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 大本营 印

拜受了这个许可，立刻到大本营，请示搬运行李的手续以及请求配备军夫。这时近卫师团副官绪方中佐在座，打听他近卫师团是否能答应我的要求。绪方中佐回答说，他认为从东京到广岛的运费，如果不是自费，师团很难处理，尽管这样还需要首先请示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才能决定。因此，还需要派人到在冢本町的近卫师团司令部去请示。于是向大本营副官大生大佐充分地陈述自己的想法说：“我这一次从军于近卫师团是公开志愿从军，但实际是奉了小松总督官以及德大寺侍从的内部命令，不得已辞退了从军第一师团的约会，可是连我从军所必要的照相器材搬运的便利也不照顾，这与当初内部指示完全相反，如果我的意见不能被采纳，我决心断然辞退从军的申请，我已经辞退了从军于近卫师团，如果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从军第一师团也将不可能，然而我百般苦心积虑所做的再次渡清的准备，将全都化为泡影，此诚为遗憾之极。但事已至此，不得已，我将向德大寺侍从长报告这个经过，以等待他的指示。”大生大佐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也不必向德大寺侍从长提出报告，我这里立刻向德大寺侍从长提出书面报告。”我说：“既然这样，希望你明确表示是否要真正向德大寺侍从长提出书面报告。”激烈辩论数刻后退出，回旅寓把事

情的经过告诉了宫崎幸麻吕、佐佐木充重，两个人都非常赞成我所说的，我立刻派两人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会见副官绪方中佐，诉说了师团对我的态度。中佐说：“师团长殿下只是耳闻龟井从军的事，其他详细情况还没弄清楚，因此，从东京到此地的行李托运，如前所述，师团确实难以处理。”又告诉说，如果龟井伯爵只接到了批准志愿从军的许可，可与其他神官僧侣、新闻记者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我越发坚定了放弃从军的决心。

4月2日 阴 北村侍从属到旅舍来打听我的意思，我就把昨天与大生大佐的谈话告诉了他，宫崎幸麻吕也见了北村氏说，近卫师团司令部对我们的态度跟德大寺侍从长的内部意见大相径庭，要求他把这个情况详细地向侍从长阁下申告，北村氏答应了以后回去了。再说沟口旅馆事先已被大本营征用，做大本营所属武官的宿舍，现在又从大本营派来一个住宿的人，因此劝我搬到分店去，可是分店在车站前，闹市街的偏僻之处，出入甚为不便。我也是得到大本营批准的从军者之一，因此大本营应当为我征用一处寓所，以待出发之期是为至当，立刻派佐佐木充重到一等军吏金泽信丰（旅舍在吉川）氏处报告，回答说，在还没有任何新的通知之前，只好暂时委屈在沟口旅店住下，此夜应内大臣秘书官樱并能监氏的邀请，在帜町的旅店宴请了我。

4月3日 雨 再访北村侍从属旅寓，他说，长崎宫内大臣秘书官到近卫师团司令部，曾向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报告了详细经过，殿下也同意了，可是从东京到此地的行李搬运，在师团解决困难，因此，我又把事情经过从头陈述了一遍，而且说如果行李不到难以从军，北村氏说，既然如此，他立刻与长崎秘书官去协商。说罢我就回去了，立刻命令宫崎幸麻吕访问，与土方宫内大臣同住一处宿舍的宫内大臣秘书官小松官家令长崎省吾氏询问结果，回答是近卫师团的绪方参谋知道详细情况，可以向他探听，立刻回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又派宫崎和佐佐布充重一起到师团司令部，会见绪方参谋探听详细情况，而且陈述了事情经过，回

答说，5辆货车过多，减掉两辆，运送的方法须向东京留守师团联系。因此，两人回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3人对面商议对策，又派佐佐布充重到师团司令部，说是还要再考虑考虑，明天才能有肯定的回答。此日又同大本营所属的金泽军吏商议关于宿舍的问题了，末了通知说要求派一名随行者来，于是让佐佐布充重去，命令说要转移到洗心楼，薄暮转移到洗心楼后边的别墅去。

4月4日 晴 早晨一方面差宫崎幸麻吕到内大臣秘书官樱并能监氏的旅寓，请求把内情的曲折经过报告给德大寺公，一方面派佐佐布充重到近卫师团司令部请求暂缓回答我的决定。

4月5日 晴 午前11点，下了决心到大本营谒见德大寺侍从长，陈述了辞退从军的内情，侍从长指示尚须上报总督官才能决定。今晚拜访彰仁亲王殿下，因不在未能拜谒。

4月6日 晴 早晨，广岛县旅馆部的稻垣贡氏来寓所，让家扶宫崎幸麻吕接待。稻垣氏说，明后天可到小松官的住处，准备占用洗心楼作为旅馆，因此，一旦决定了你们要迁移的地方，将有照会，请多加谅解。午后我和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榎本荣五郎一块，雇了一只小船到前川去钓鱼，钓了大小好几条鲇鱼。晚上到总督官的旅馆，请求拜谒，诚恳地报告了辞退从军的经过。总督官指示说，此事还需要进一步请求近卫师团长官。

4月7日 阴 早起我到近卫师团长殿下的旅馆，禀告了放弃从军的想法。昨晚金泽军吏有通知，所以派佐佐布充重到他的吉川旅馆去面谈，告诉我们说，小松官一到广岛将用洗心楼当做住处，因此要求我们搬到吉川旅馆的分店，佐佐布充重立刻到吉川分店，查看了一下房间，已经住满了旅客，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金泽军吏，他让我们立刻与小松官的贴身侍卫联系。联系的结果，由于小松官贴身侍卫的斡旋，决定迁到长沼旅馆分店。这天从小松总督官来通知说让我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去一趟，因此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会见了鲛岛参谋长。参谋长说，关于从东京到此地的行李发送，已经向留守师团发电。关于

从军一事师团长明确指示，决定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当给予方便，我因为还没拿定主意，所以回答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现在还不能明确表态。回到宿舍与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商议后，我连夜派两人到司令部当面交涉。两人先往访绪方参谋，因为参谋身体不舒服，又到了管理部会见了近卫管理部陆军步兵少佐佐本寿人氏，询问了从东京到本地搬运行李的事和能配备多少军夫，佐本少佐回答说，关于东京的行李已经由司令部发去电报，希望龟井家里也立刻发电报与留守近卫师团的西川副官联系，如果联系上，顶到出征时肯定会到达。又说，军夫已全部编入粮食纵队、弹药纵队等处，如今一个也没剩，所以拨出一定的人员给龟井家，目前实在难以办到，不过可以运到占领地卸下，到了那里可以随时使用当地居民，将尽量给予方便。归宿后立即发出电报如下：

与近卫师团西川副官联系，明早9点的火车将行李火速送来。

4月8日 晴 早6点搬到长沼旅馆分店，本日7点接到东京发来的电报说，9点的火车来不及发送行李，因此，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会见参谋，讲了东京来的电报的内容，打听10日以后有无便船从宇品港出发，回答说，21日有3艘出发。这天小松官家令长崎省吾要求我到大本营，说是有事面谈，我立刻到大本营面见长崎氏，长崎氏转告了殿下的殷切嘱咐，对于从军摄影做了深刻的诚恳的指示，我只有感激涕零而退。

4月9日 晴 接到东京来的电报说，向师团联系过了，可是近卫师团对西川副官没有任何指示，如果没有近卫师团的通告难以办理。然而出征日期已经逼近，从军必需的摄影器材因为不知哪一个环节没弄好，至今尚未到达，因此也无可奈何，颇为疑惑不解。派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到师团管理部与佐本部长面谈后仍不得要领，又去问长崎省吾氏，根据长崎氏的指点面会了近卫参谋长鲛岛重雄氏，打听发往留守师团的电报为什么没有送到，参谋长也感到颇为可疑，给留守师团的电报应该马上就到，结果却是并无其事，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于是立刻再发电报，

与西川联系。即使明天不能出发，到总督官出发的时候行李肯定会运来。他们回来把经过告诉了我，此日午后4点有命令要求我到管理部去一趟，我又差两人到管理部打听，明天（10日）正午在广岛出发，于宇品水上警察署前集合。估计午后4点30分从本部出发可以到达宇品。分别等到明早交到本部，到登陆地再发还给大家，其他关于卫生上事项还有数件，同时发给四天的行军干粮。关于卫生的注意事项为如下各项：

各运输通信部

在大连湾及旅顺登陆的军队中发生恶性传染病皆由人夫所传播，因而今后人夫等乘船之际，应特别检查所带物品，除规定携带的粮食之外，禁止携带其他食品，而且在船中要严格取缔规定以外的食品，禁止食用其他一切食物。

上述事项各船的监督将校以及船员也要严格遵守，如有违犯者须报告运输指挥上级官员请求处分。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九日

运输通信长官 寺内正毅

气候逐渐转暖，有流行吐泻病的危险，自今乘船渡航者，其部队长应更加注意，不准下士卒以及人夫等随便携带食物，也不准在各港口临时购买饮食物品，其所属部队应严格遵守。

训示如上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参谋总长 彰仁亲王

令第二七一号

当前面临气候温暖之时，在船中为了预防吐泻患者的发生，对船内饮食物品的注意事项规定如附件。

本件应特别召集各船船长事务长，严格注意，切实贯彻，而且须监督其实行。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十日

运输通信长官 寺内正毅

令第二七三号 各出租运输船船主

气候逐渐变暖，在长途航海，最可怕的是发生恶疫，因此，关于船内饮食物品，现规定如附件，命令各运输通信支队下达各船，各船船长亦应根据附件内容，更加注意船内饮食物品的供应，以预防恶疫，切切

此布。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十日

运输通信长官 寺内正毅

附件

船内饮食物品的注意事项

- 一、饮用水在每次回归宇品港时，必须刷净水舱，注入新水。
- 二、必须饮用熟水以及茶水。
- 三、食物必须煮熟或烧熟，禁吃生冷食品。
- 四、食器须用开水洗净，晾干后使用。
- 五、菜板、菜刀必须经常洗净。
- 六、厨房必须保持清洁。
- 七、做好的食品必须在可能范围内防止苍蝇集聚。
- 八、厨房除有关人员外，严禁外人随意进出。
- 九、螃蟹、虾、贝类、巴蛸、油炸食品、其他油腻食品不准供应。

佐佐布充重等待行李到了以后准备启航，为此，向川村参谋请求，希望能给予海运行李的方便，又向宇品运输通信支队长打了招呼，都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这天晚上小松官的家从寄来一封信让我即刻到大本营，应命立即登营，大生大佐出来接待，发给了三张特许证，其证如下：

正面

第九十九号 特许证

伯爵龟井兹明

背面

团队及各部：对携带本证的人，在不影响军事的情况下，应供应给养以及给予乘船之便利。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九日

大本营

另外两张是给摄影师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的，内容格式都一样。于是决定明天出发，刀剑等如约送管理部，委托送到战地，然而半夜一点半从东京来了电报，说是一两天之内行李还运不到，这样又不得不推迟出发的日期。

4月10日 晴 近卫师团从广岛出发，登上出征之途，我派

佐佐布充重到小松官的家令长崎省吾氏的旅寓，告诉他说因为摄影器材没到，不得不延期出发。又到师团司令部向佐本管理部长、鲛岛参谋长也讲了这个情况，参谋长说不得已，事已至此，尽管遗憾，也只好延期出发，既然这样，关于将来回来的事也拜托了在宇品港的运输通信支队长多给方便。又与大本营副官大生大佐及寺内少将协商在尽可能的范围给予方便，恳切地指示了大家。这天正午，我带佐佐布充重到宇品港，恭送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同时派森金次郎右卫门到宇品港拍下了近卫师团解缆的情景。

4月11日 晴 派佐佐布充重大本营去打听乘船的事情，大本营发给了两张船票。午后又到宇品通信支队打听乘船的情况。

4月12日 晴 午后带着宫崎幸麻吕一行全体参拜严岛，晚8点到红叶亭。

4月13日 雨 微雨中参拜了严岛神社，在千叠敷（严岛神社的大经堂）旁边的山岗上拍下了宫殿的全景。午后两点离开红叶亭就归途，5点30分回广岛旅寓。此日午后4点，桥元文三、春日定夫、小川房次郎从东京来，在广岛车站用军车护送行李直接到宇品港。

在这之前，我陆军攻陷朝鲜牙山平城，攻取了盛京省各处的城堡炮台，占领了田庄台。海军在丰岛、黄海战捷，击破敌舰于威海卫，北洋舰队归于全灭，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已全部完成。今后陆海军共同前进，征伐直隶省，拔北京城，作为作战的第二阶段。为了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大元帅陛下于3月13日对参谋总长彰仁亲王殿下赐下圣旨曰：

朕之征清陆海军，逐渐有所前进，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如今即将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此时，朕命令征清大总督，准其向战地前进，因此，朕今委任卿以出征全团的指挥权，假以属下将官以下任免补叙之权，卿宜体察朕意，认真从事，以宣扬我之国威。

同时还赐有通知一份曰：

现命令大总督即刻前赴战地，让大本营在作战时必要的各机关之一部分从属之。

亲王殿下拜受此令后，因诸般事项俱已准备妥当，此日午后两点，大总督官从广岛出发，由近卫师团骑兵、第五师团骑兵护卫，到达宇品港，大元帅陛下特差遣广幡侍从到宇品慰劳，殿下在休息地接见文武官员，4点30分登上专用船，海军军令部长子爵桦山资纪、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法制局长官末松谦澄，野战卫生长官石黑忠惠，监督长官野田豁通诸人，其他陆海军将校数十人随从，另有千代田龙田和泉两艘军舰护卫，还跟随了数艘运输船。临出发时留守师团各炮兵放皇族礼炮22发恭送，据说是颇为壮观，我正在严岛旅行，因而未能参加恭送之列。

4月14日 晴 跟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桥元文三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将来采取的方针政策，于是差佐佐布充重、桥元文三到宇品港，打听有无可以搭乘的船只，说是明天午后3点有玄洋丸拔锚，人员行李都可以装载，跟出石运输通信支队长约会好后回寓所。今晚举行出发的宴会，偶田村义次来会，把掌柜的夫妇也请来，还叫了艺妓，弦歌之声有如泉涌，不绝于耳。

4月15日 晴 派宫崎幸麻吕去拜访内大臣秘书官樱井能监氏，拜托他向德大寺候爵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还请他要求候爵向山地第一师团长写封信说明我这次从军近卫师团并非只图个人方便，樱井氏一一答应并且说，已经向德大寺侍从长报告了战地的情况，希望如从军于第一师团一样对待。宫崎幸麻吕回来报告了经过，午后1点30分从广岛旅寓出发，两点到宇品长沼分店，先把行李装上船，一同乘上玄洋丸。仅有297吨的汽船船体甚小，我进上等舱，宫崎幸麻吕以下进普通舱，5点拨锚。

4月16日 雨 今晚4点到门司港，在此处右舷可见赤间关的市街，在左舷可仰视镇西的峰峦，同时有一列火车吐着火舌往来其间，为我国最重要的防地，坛之浦的东边为口袋口，彦岛为西方的门户。当时在下关，看见了清国讲和使用的乘船，公义、礼裕两艘停泊在那里。这之前3月19日，清国头等全权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头等全权大臣参议李经芳（应为方一译者），

头等参赞官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医生林联辉，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以外还有学生柏斌、黄才俊、高庄凯、王崇原、史悠禄、吕梦龄，供事官黄正、武弁杨福、倪顺、邱荣、闫钦、田尚霖、吴忠元、吴锡宝、紫振邦、田锡珍以下125人，乘公义、礼裕两汽船到来。在门司港上煤，正午12点解缆，过玄海滩。

4月17日 晴 正午12点，在右舷看见巨文岛，据说距马关大约有1000公里。午后4点，从左舷可见济州岛，船逐渐驶入朝鲜诸岛之间。

4月18日 晴 雾气濛濛笼罩海面，咫尺不辨，船员弄不清方向，为此抛锚停了许多，到午后7点30分拔锚，夜间行驶。

4月19日 晴 午前9点在左舷方向看见了触礁沉没的最上川丸的被破坏了的船体，这是去年10月因大雾迷失方向而罹此难，船上乘客还没等明白过来全部惨遭灭顶。9点40分到仁川港，向当地兵战部请求，为了拍照允许上陆。码头上有许多穿白衣服的贫穷韩国人，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这是等待舰船进港，为了装卸货物而卖苦力的。朝鲜国的警官穿着异样的制服在巡视，又看见我们日本人男男女女在各处散步，清国人居留地空无一人，只剩空房，在我国的居留地，日本式、洋式的建筑物混在一起，鳞次栉比，颇有日本内地之风。在一处高坡上有座大神宫，先前去过的兵战部是一栋三层楼的西洋式房子，由此到了领事馆。馆舍为西洋式平房，领事珍田正己氏、兵站司令官以及其他军官一起在院子里照了相。在兵站司令部门前指示板上贴有文告曰：

日清两国临时条约已签订，把过去的休战日期延长到五月八日夜十二时。

四月十八日午后二点

旅顺口总督府

我看见后才知道讲和已成，在此附记，发布休战会的始末，以作参考。

这之前的3月19日，清廷派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使来本国，谈判地点在门司港的下关春帆楼，以引接寺为

旅馆。在此地特公布戒严令，陆海警戒甚严，全权办理大臣伯爵伊藤博文、子爵陆奥宗光两人来到下关，20日首次会见，两国全权大臣交换任命书。21日第二次会见时，清使要求停战，我全权大使回答说，必须交出天津、太沽、山海关的炮台以及兵营武器后撤出军队，而且还要交出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赔偿军费，否则不能同意其要求。24日第三次会见，清使终于撤回停战的要求，准备在明天正式开始谈判讲和条件。清使李鸿章等人出春帆楼回公馆的途中，刚到外滨町，突然有一狂徒小山六之助（即小山半太郎一译者）从宪兵哨所附近跳出，开短枪，朝李鸿章脸上打去，伤虽不甚重，谈判却因此而中止。天皇闻知立刻派军医总监石黑忠惠、佐藤进两人前去诊治，同时派侍从武官中村觉氏前去慰问，初听此变，伊藤陆奥两全权大使也立刻直赶到引接寺去慰问。大元帅陛下关于清使遇刺一事下诏曰：

朕以为清国与我国现正在交战之中，然而已简派其使臣，具礼依规定前来议和，朕也命全权办理大臣，与之在下关共同谈判，朕从来就遵守国际惯例，以国家的名誉应当给予清国使臣以适当的礼遇以及警卫，于是特命有关部门不许有弛息之处，而不幸出现了加害使臣之歹徒，朕深以为憾，其犯人应交有司依法治罪，决不宽贷，百僚臣庶亦应更加善体朕意，以戒不逞，勿损国光，钦此

于是停战谈判终于以无条件进行，其条约曰：

大日本帝国皇帝陛下 因此次意外事件而妨害了媾和谈判的进行，所以在此命令其全权办理大臣，应答应临时停战。故，大日本国皇帝陛下之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全权办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与大清国皇帝陛下之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肃毅伯李鸿章缔结停战条约如下：

第一条 日清两帝国政府在盛京省、直隶省、山东省地方，遵照下列条款，约定两国海陆军停战。

第二条 本条约生效后，在实际交战停止时停战的军队有权保持各自屯驻的地区，但在本条约的期限内，无论任何场合，不许进出前记场所以外的地方。

第三条 日清两国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约定不问攻守任何一方，在其驻在阵地，不准加强进攻战备或援兵，不准增加其他一切战斗力量，然而只要不是以增加现在在战地的军队为目的，两帝国政府不得妨碍重新配备兵员。

第四条 在海上海运兵员军雷及其他一切战时违禁品时，可根据战时常规捕获之。

第五条 日清两国政府，从本条约签字之日起，以二十一天为限，实行停战，尤其是在驻扎两国军队的地区而又不通电信的地方，应以迅速的方法下达停战命令。同时两国军队司令官在接到上述命令时，应互相照会，采取停战措施。

第六条 本条约勿须另行相互通知，将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午结束，但在上述期限内谈判破裂时，本条约同时废除。

上述各条日清两帝国全权大臣，在此签名盖章以为证据。

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五日

于下关缔结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

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

陆奥宗光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

李鸿章

于是向大总督下达停战命令，各部队停止进攻。

午后3点回船，5点10分在仁川港解缆，看见俄、英、美军舰各一艘，6点于港外抛锚。

4月20日 晴 午前5点拨锚，航行于黄海外，看见海上中国船的桅杆露出海面，这可能是被我炮舰击沉的广甲一号。

4月21日 晴 大风 午前11点到大连湾，近卫师团的乘船四五十艘布满港内。据说近卫师团司令部为了卫生上的原因，今天才登陆开向金州城。我于午后10点30分上陆，在栈桥附近

即兵站部门前聚集着许多当地居民，是装卸货物的力工。在柳树屯天后庙的旁边，有临建的板房，是我军盖的。我等一行宿于此处之一室，构造粗糙，从缝隙里透进来的寒风刺骨，但比当地居民家里的肮脏与臭气刺鼻还是要好上万倍。同时，此港已成为第二个字品港。营口曾为一荒凉的贫瘠土地，因为已成为军需品的聚集地点，现在建筑了数十栋的仓库，其规模之壮大足以使人吃惊，仓库虽为临建的板房，建筑面积甚广，约1.3万多平方。其他大小帐篷也有几十个，远看好像晒的白布，而且还有几千军夫往来奔走。听说大连湾柳树屯的粮米达4.5万余石，加上旅顺口的4.5万余石，和积蓄在其他两处的马料，合计几乎达14万石，实在可谓令人满意。

4月22日 晴 此日仍逗留在柳树屯，早9点陆军骑兵大尉河村秀一氏来访，告诉我说，近卫师团在金州城内驻扎，因此应当到金州去，但搬运行李的军夫如果中午前后能上陆，将补充上去。晚上从属近卫师团的力工、君之滨、藤见川之辈作为军夫来了20多人，接受了从属于我们一行。因时已晚，今晚暂住兵站部，预定明早9点向金州出发。此日风势猛烈，到晚尚未停止，穴来之风，寒冷凄凄，夜不能寐，生火取暖，喝着自制的鸡蛋酒，终于通宵达旦。

4月20夜3日 晴 午前9点30分从柳树屯出发去金州，11点30分到达金州城南门内近卫师团司令部。行李装在车上，如约由力士、君之滨以下20人搬运，人虽有余，但不习惯拉平板车，好容易才到了金州城。在管理部吃午饭，又洗了一个热水澡，甚觉爽快。在金州城内有占领地总督部，有第二师团的守备，近卫师团又来驻营，居民住宅多为我军所占，我们一行的宿舍在近卫师团营区内无法安置，于是经佐本部长百般周旋，才在第二师团营区内，即东门内东小街，临时暂借两间住室，午后4点一同住进去。

4月24日 晴 午后两点我带宫崎幸麻吕到近卫师团司令

部（司令部在西门内南小街）北白川宫⁵⁶，师团长殿下因为今天到旅顺去了，所以没能拜谒，面会了参谋长鲛岛重雄氏、参谋河村秀一氏，报告了迟到的原因，感谢在广岛驻在以来的关照，并请今后多加照顾。又到了第二军司令部，面会了军司令部大山大将，畅谈一别以来的契阔，谈了一会儿辞去（送给大山大将从本国带的有方糖的咖啡一罐，马尼拉制卷烟一条）。

4月25日 晴 午后3点打发桥元文三带着军夫到柳树屯兵站部去取先前回国时存在第一师团监督部的行李，当师团开拔之时，又存在柳树屯兵站部，一共16件全部取回。

4月26日 晴 从军于第一师团的右松有寿氏来访，因此送给他从本国带来的鱼、鲍鱼、桃子罐头各一个。午后3点带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森金次郎右卫门访问赵廷桂。廷桂为旗军，颇通文字，我从军于第一师团在此城内宿营时相识，后来互通殷勤，家在东门里，因而现在又来拜访，告知我又回来了。送土产道明寺粉、白糖二斤，廷桂大喜，与家属一起出来到大门口迎接，拉着手进入室内，以笔谈互通情谊。又去了北门舍营的第二军摄影班。这时外谷中尉外出，小仓俭司氏赴旅顺口还没回来，只有村山维精一人看家，送马鲛鱼罐头和三条香烟，谈了一会儿回来。

4月27日 晴 右松有寿氏来访，送来木炭5包，茶壶1个，文蛤等。他听说，当地人有人向井中投毒，被发现后捉了十四五个人，还听说第一师团兵将回金州，先头部队曾一度到达，但因城里全是第四师团及近卫军，又转向复州驻营。右松氏说，近日将于此地出发到第一师团驻营地，因此托他把赠给山地第一师团长以下的土产带去。共有：

烟嘴十四根 烟盒五个
卷烟两袋 蜜饯一罐
速溶小豆汤一盒
马尼拉卷烟五十枝装一盒
上列物品送山地中将
甜纳豆一罐 小粒点心一罐

上列物品送川股监督部长吉田监督

香烟两条 桔子一罐

砂糖二斤

上列物品送山本理事 松本理事

点心一罐

上述给参谋部

饼干一罐 柠檬一罐

上述给管理部

食用牛油一箱

上述给副官部

杏子罐头一罐 饼干一罐

上述给粮饷部

香烟两条 调味海带一罐

上述给张元宪兵大尉

鲍鱼一罐 调味海带一罐

上述给津田步兵大尉

笋罐头一罐 枇杷一罐

上述给沟口药剂官

白糖二斤

上述给庭田伯爵

白糖二斤

上述给天野兽医长

白糖二斤

上述给山田步兵大尉

海螺罐头一罐

上述给池田军吏

为了感谢右松氏的辛苦，送给他 5 日元。

4 月 28 日 晴 这一天在东门外的空地上举行了战死者追悼会，据说是从属近卫师团的神宫教会员发起的。在正面树起一根大标木，上边大书“征清军战役将士招魂之标”，两面还挂着两面锦旗以及写着征清云云的旌旗，支起天幕，周围用布幔围起来。我带着相机一大早就到了，可是追悼会 10 点才开始，加上又刮风，

又下雨，无法拍照，所以没等开始，我就回营舍了。这天大本营的农商务技师冲泷雄氏来访，听他说，旅顺以及皮子窝有产砂金的山，在旅顺三年可得 56 公斤，在皮子窝一年可得 15 公斤。

4 月 29 日 晴 风萧萧，终日不停，无聊之甚。

4 月 30 日 雨 风稍停，细雨蒙蒙，终日萧然冷落。

5 月 1 日 阴 邻居清人徐骏声，字仁轩，号南圃来访，据说曾游学于山东，粗通文字，因而笔谈一阵。午后 4 点，军司令部所属翻译官藤山治一氏、中里良氏来访，于是一起到北门里的饭馆宝兴园，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也来了，叫了酒菜，酒是黄酒、绍兴酒，下酒菜是盛在海碗里的蒸鸡、炒肉片。还有叫作龙虎斗的菜，原来是苹果条和切细了的龙眼肉，清人给东西起名之奇大体如此。饭后为了消化，登上城墙，在墙上转了一圈，遥想此时东京上野山墨田场上正是樱花烂漫如红云之时。在此地东门外有杏园，如今杏花满开，寂然有如白云之多，一醉之余，墙上观花，痛快至极。

5 月 2 日 晴 为了在金州城拍照，带佐佐布充重、桥元文三、春日定夫、森金次郎右卫门、榎本荣五郎在城廊内外闲逛。

金州城里与昔日的荒凉全然不同，当地人归来，许多人在铺子前陈列贩卖中国产的杂货，再加上从日本国来的开铺子的，贩卖日用必需的商品，如今饮食购物无一感到不便之处。再是城里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从前既没有沟渠也没有阴沟，雨水经常到处流淌，凹处变成水坑，我行政厅用当地劳工掘通街渠，疏通雨水，同时盖了几处公共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实施清洁法，讲究卫生之道，颇具市街的规模。

5 月 3 日 晴 赵廷桂来访，送来亲笔书写的对联。这天在司令部的院子里，拍下了以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大勋位能久亲王殿下为首的师团司令部及监督部的各将校的大幅照片，其位置如下：

陆军步兵大尉河村秀一君

陆军三等军吏划谷正路君

陆军三等军吏平野林藏君
陆军一等军吏矢野次郎君
陆军步兵中尉伯爵久松定谟君
陆军一等药剂官大前宽忠君
陆军步兵大尉桥本三郎君
陆军一等军医高田忠良君
陆军辎重兵大尉小野凭正君
陆军一等军吏柴田行久君
陆军一等军吏渡边小太郎君
陆军步兵少佐佐本寿人君
陆军一等军医正木村达君
陆军一等监督新山春太郎君
陆军中将能久亲王殿下
陆军辎重兵中尉白石五佐久君
陆军监督补辻村楠造君
理事三井恒彦君
陆军步兵中尉坂田虎之助君
陆军二等军吏 木下育造君
陆军二等军吏斋藤文贤君
陆军一等军吏坂井重胜君
陆军步兵大佐鲛岛重雄君
陆军步兵中佐绪方三郎君
陆军步兵大尉明石元二郎君
陆军宪兵中尉池田笔吉君

午后3点陆军步兵大尉子爵裹松良光氏来访，委托我明天在东门外拍照第二师团十七团三营长土肥少佐的部下三营整队的情景。

5月4日 晴 午前9点在东门外拍下了第二师团十七团三营的整队的情景的整版照片，以后又到城门楼旁拍下了营长土肥少佐以下将校的照片。右松有寿氏今天出发，去复州，又在这一天访问了西门里北小街的宿儒李中范。李氏年近古稀，德望闻于乡党，风采温雅，朝夕朗读经典，实为金州城内翘楚。同时在西

门里看见铜锅铜碗的，此地像陶瓷器之类都是远来之物，因此甚为贵重，如果破裂或有裂纹，则不问瓶瓮壶坛，全铜好以备长期使用，技术甚为巧妙，转瞬之间，全都好，所以日本人铜陶瓷器裂纹的人甚多，于是工人们在西门里设摊，以应需要，大体一个要价日元一分钱。

5月5日 晴 在近卫师团的军夫中有一个理发师，今天请他来剪发、刮胡子，宫崎以下全都理了发。这天行政厅职员来贴户号的标纸，写的是第二区第一百三十三号之一孙相国，可能因为是金州城内的户口调查已经全部完成。

5月6日 晴 在宿舍门口，我们一行，即我与宫崎、佐佐布、桥元、森金、春日6个人照了相，以作纪念。

5月7日 晴 在东门外试射大炮，所以带森金次郎右卫门去拍照实况，到了晚上和青木翻译官以及宫崎、佐佐布、桥元还有力士藤见川一起又到宝兴园，叫了酒饭，下酒菜如下：

海碗 海参两大碗

海碗 蒸鸡两大碗

海碗 八宝饭两大碗

两个大碗 葛仙米

炒菜 炒蛎子，炒肉丝，炒丸子，炒肉片

糖醋鱼，拌梨丝，江肉柱

点心六碟 白峰糕，黄峰糕，千层酥

酥令子，一品并有佛手酥

通共合洋银4圆9角

5月8日 晴 在火神庙等拍下了河村参谋和他的坐骑以及备用马的照片。

5月9日 晴 我们先前在渡航的路上，曾在朝鲜国仁川港登陆，根据兵站部门前通知板上的旅顺总督府的文告，日清两国临时停战协定经生效，现已知道停战日期延至5月8日，停战日期昨天已经到期，因此，两国之间到底是战是和，应当早一些用电报通知出征军。我军到此地已经19天，无所事事，徒然打发日

子。通知我们和战的决定也好决定我们的进退，因而派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到管理部，向部长佐本寿人氏探听消息。佐本氏说，想来和议已成，可是还没接到报告，既然如此，只好等待通知才能决定进止。他们归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这天我带桥元文三、森金次郎右卫门、春日定夫，拍下了北门外已故翻译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藤崎秀三人的墓碑。他们三人在我第二军刚一登陆，立刻接受了侦察敌情的重大任务，假装成清人，深入敌后，不幸被当地人捕获，在金州副都统衙门受审，终于被处刑而惨死。我军占领后，在此树碑上彝哀悼之意，以吊慰其忠魂，因三人的姓名都有一个崎字，所以称其地为“三崎山”。另外还树有大书镌刻此三字的碑石。

山崎、钟崎、藤崎三人的遗骨被发现后改葬的经过，新闻记者越智修吉氏的笔记颇为详尽，今录其一节如下：

去年11月26日，我第二军初次于花园口登陆时带有特别任务，分头向各地出发的翻译官六人，其中全始全终归来的，只有向野坚一氏一人，其他五人杳无音信，我曾有报道，根据被我军截获的文件，已明确得知五人已全遭毒手，因故不曾公开发表。这次偶然根据第一师团司令部雇佣的中国民夫的举报，知道了埋葬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尸体地点，立即挖掘并隆重地埋葬，因而在此记下当时的情况以报光荣的殉国者。距金州城西门外西南约200多米处，离大道四五米的地方有12平方米填平的地面，即是埋葬三殉国翻译官尸体之地。2月7日午前9点第一师团副官福田雅太郎、翻译官向野坚一氏两人领人夫12人，三浦军曹随团与宪兵一道，为发掘尸体到此地，先用镐刨地面，因结冰，地面坚如岩石，一点也刨不动，因此拉了两车谷草在地上烧，地面冰开始解冻，刨到三寸到一尺五寸的地方，发现了尸体，最初发现的是山崎羔三郎的尸体，身体向南倒着，倒捆着双手，头被砍掉，在膝盖弯曲处，横向南方，衣服全破，皮肤脱落，脸与身体全部腐烂，于是首先铺好谷草，把身子和头放在上边。离此三尺许是钟崎三郎的尸体，他头向南，和山崎氏一样倒剪双手，头夹在双腿之中。离钟崎氏尸体又隔了五尺是藤崎秀氏的尸体，向东北被砍倒，同样倒剪双手，头夹在膝部弯曲处向北。这样到11点30分全部挖掘完毕，把头 and 身子合在一处放

在谷草上，都已全部腐烂而且周身是泥土，分不清谁是谁，只是山崎氏掉了一颗门牙，钟崎氏个显矮一些，藤崎氏是个大个子，而且他在花园口出发时，向野氏给了他一付鞋带绑在脚上，为此才一点一点辨认出他们。于是属于卫生队的军医在现场检验完后，来了本原寺派的从军僧侣二人，庄严地诵了经文，僧侣带来的两名焚尸人，找了一些松枝把尸体焚化了，骨灰暂时送南门里的兵站司令部，检出其中一部分准备送还死者的家属，其余部分9日由兵站司令部发丧，埋葬于东门外的招魂碑之下。

5月10日 晴 这天又差宫崎幸麻吕、佐佐布充重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向参谋河村秀一氏打听媾和成否，河村参谋说，已有通报今天已结束媾和谈判。据说4月17日在日清两国全权大臣之间，已结束媾和条约，批准条约换文在签字盖章之后三周，交换地点定为芝罘，清使在当天午后2点乘船回国。同时，我方伊藤、陆奥也于翌日回广岛，上奏经过。

大元帅陛下立即下达恢复和平的诏书曰：

朕以为国运之伸张，须由和平所求，维护和平，克尽始终，为朕由祖宗继承之天职，亦为登基以来的素志，不幸客岁与清国开启衅端。朕不得已与之干戈相交达十余月之久，结而不能解，于是在朝的臣僚，与陆海两军及议会两院，一同咸能体察朕意，劝勉朕事，在内参划经营，供给资用，丰其需供，努力防务；在外栉风沐雨，暴露于祁寒酷暑，冒万难，不顾万死，旭旗所指，无不披靡，出征之师，播仁爱节制之声誉，外交政事，极尽捷敏快畅之能事。因而能宣扬帝国之威武与光荣于中外，此虽赖朕祖宗之威灵，若非百僚臣庶之忠实勇武，精诚可贯天日，安能至此乎？朕确信尔等有众之忠勇精诚，赖尔等有众之协翼，以图和平之恢复，切望完成伸张国运之大业。

今，朕与清国讲和，已经约定休战，戢停干戈，将在近日，清国悔于毁盟之诚，业已明确，帝国办理大臣新拟定的条件，深合朕意，可谓和平与光荣并获，文武臣僚应互相合作，以获全功，祖宗大业恢宏，今方奠其基，朕对祖宗之天职，因此倍加重视，朕今将朕之志告尔晓谕，以明确将来方向。

朕虽因本次之战捷，可发扬帝国之光辉，但深知大日本帝国之前途，朕即位以来之功业尚且犹为悠远，尔等有众必须戒骄戒躁，以谦虚为本，

尚武而不黷武，振兴文教而不拘泥于文，上下一致，各从其事，以期形成永远富强之基，战后军防的计划财政的整理，朕虽已命省司，专当筹划之责，积累蕴蓄，以培国本，尚须赖亿兆忠良之臣民，若夫狙于胜利，妄自尊大，失信于友邦，断非朕之所取。至于清国，交换了批准媾和条约之后，将恢复邦交，以善邻之意愈加敦厚，尔等有众应善体朕意。

钦此

同时向两全权大使赐下敕语曰：

先前清国简派全权大臣，向我请和，朕认为其情恳切，以授于卿等全权，命令与清使谈判，折冲尊俎数日，终于顺利达成协议，今卿等所奏经过，甚合朕意，诚足以显扬帝国之光荣，朕以为卿等之功绩甚伟，深深嘉赏之。

此日以敕令公布媾和条约，如下：

大日本国皇帝陛下及大清国皇帝陛下，欲恢复两国及其臣民之和平幸福，且屏除两国将来之争端，为缔结媾和条约，大日本皇帝陛下与大清帝国皇帝陛下，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为日本国全权大使。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生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方）为大清国全权大臣，各全权大臣互验任命书，认为完整妥当，因此，决定下列各条款之协议。

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绝。

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

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约所订疆界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将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绝。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其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行约章为本。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

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

第一、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已开通商海口或已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

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

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轻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沽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自应享优例豁免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听允日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本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前，虽交清赔款，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

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疑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战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行逮系。

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1895年5月

8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上述作为证据，两国全权大使于兹证名盖印

另 约

第一款：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国军队应不越一旅团之多；所有暂行驻守需费，中国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每一周年届满，贴交四分之一——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为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无论其为何处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扎驻，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仍归中国官员管理；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安宁军纪及分布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一经出示颁行，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均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定条款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上述作为证据，两帝国全权大臣签名盖章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即光绪二十一年
三月二十三于下关制成两份。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

从二位勋一等伯爵 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

勋一等子爵 陆奥宗光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

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

李鸿章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

李经芳

保有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大日本皇帝（御名）[〃]宣示阅读此件有效：

朕亲自阅览点检，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在下关由帝国全权办

理大臣，大清国全权办理大臣所签订的媾和条约以及另约的各条目。认为深合朕意，无可指摘。故批准上述媾和条约以及另约并嘉许之。

神武天皇即位纪元二千五百五十五年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于广岛行宫亲自署名并铃 玺。

又于5月10日发布了归还辽东的敕谕曰：

朕向者应清国皇帝之请，命全权办理大臣与其简派之使臣会商，缔结了两国媾和之条约。然而，俄国、德国两帝国以及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为日本帝国永久占领辽东半岛作为领土对东洋永远和平不利，分别劝说朕之政府不要永久保有其地区。回顾朕一贯眷眷于和平，尽管竟至于与清国交兵，也不外诚为永远巩固东洋和平为目的。而三国政府以友谊而切实忠告，其意亦在于兹。朕为和平计，不仅从来就不吝接受，更不愿再滋生事端，使时局更加艰难，迟缓和平的恢复，以酿民生之疾苦而阻国运之伸张，诚非朕意。且清国依据媾和条约的订立已经有了悔于毁盟之诚意，我交战之理由以及目的已炳于天下。今顾大局，以宽宏处事，不见有损于帝国之光荣与尊严。朕乃容友邦之忠言，朕已命政府复照三国政府，从其意而为之。若夫关于归还半岛割地的一切事宜，朕特命政府将与清国政府商定，如今媾和条约既已批准交换完了，两国之亲善已恢复，局外列国亦加厚意如斯，百僚臣应，望能体察朕意，深以大局为重，慎微杜渐，以期不误邦家之大计。

归还辽东的消息，一传到军中，一时谣言四起。说是俄国军舰准备在黄海拦截我凯旋军，在军中常常传播这种谣言乃军中的习惯，亦不足为怪。

5月11日 晴 两国媾和已成，将来拍摄战况也无可能，现在不如赶快回国拍摄各部队凯旋的盛况，以有始有终而结束这次的活动。决心之后首先想向大总督请示进止，向长崎省吾氏寄出一封信请求他报告给大总督。

5月12日 晴 这之前，我大本营决定派出一部分军队，攻略台湾以及澎湖岛。由陆军步兵大佐比志岛义辉率后备步兵三个营、山炮一个连，先攻击澎湖岛，终于占领了此岛。不久两国媾和，因台湾已归我版图，大本营派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氏任台湾总督，带近卫及第二师团两个师去担当镇抚之任。此日，派宫崎幸

麻吕、佐佐布充重到近卫师团司令部与河村参谋面议。参谋说：师团将于15日，暂且从此地出发移到营城子逗留两周，计划由此地渡海到台湾。又说：大总督彰仁亲王殿下明天将巡视金州城，于是非常高兴能得到这样的一个请求回国的机会，又到管理部请求派人夫把行李搬到大连湾。

5月13日 晴 大总督陆军大将大勋位彰仁亲王殿下，从旅顺航行至大连湾。从此地乘人力车于当天10点到金州城，立即住进第一军司令部。军司令官大山大将以下各将校在金州城南门外迎接，我也带佐佐布充重一同迎接。午后又带宫崎幸麻吕到军司令部拜谒。在军司令部后院，有马术及击剑、摔跤表演，最后是杂技曲艺等余兴，总督官始终与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一起观看。此时，我在两陛下休息的时候，托小松官的家令长崎省吾氏向两亲王报告说：因两国已经恢复和平，要求回国，立即得到两陛下的同意。总督官到午后4点准备回旅顺，各将校仍于南门外恭送如迎接一样。在南门外乘人力车，在大连湾乘舰回旅顺口大总督府。同时，这一天从近卫师团管理部来通知说，已命令辎重运输兵把行李运到柳树屯兵站部，必须有人指挥监督，就派桥元文三跟着，用驮马运走。今晚我带佐佐布充重到近卫师团司令部管理部，感谢批准我回国。晚上骑兵二连的子爵松平容大氏来访，托我明天在王家屯拍照。

5月14日 晴 我带森金次郎右卫门、春日定夫、小川房次郎到王家屯给骑兵大队拍照。这天把5辆大车连挽具献给了近卫管理部，同时从近卫司令部领来了通行证明，内容如下：

近卫师团从军摄影师

伯爵 龟井兹明

外助手五名，从者二名

上开诸人准备从金州回大日本东京。沿途应给予住宿、乘车之便，并给予妥善安排。

另外上开诸人可携带摄影器材三十六个包（六点七立米，一千四百二十五公斤）。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近卫师团司令部 印

此致

沿途兵站司令部

运输通信部

宇品港码头司令部

5月15日 晴 午前8点，近卫师团从此地出发，开往营城子。所以为了向师团能久亲王殿下告别，带宫崎幸麻吕先到司令部，向大山大将辞行，遍访了千种中尉、岩井宪兵长后回宿舍。此日午前11点从金州城出发，到柳树屯，住兵站部指定的宿舍。

5月16日 晴 逗留于柳树屯。此地北头通金州大道的地方在沟渠上架有小石桥，在小石桥头上刻着“日本桥”三个大字，桥外空地上有临建大约30家是贩卖我国杂货的铺子。房子的构造是四分木板，四周围起来，房盖是帐棚或者是玉米秸覆盖的，所卖多为点心、汤圆、荞面等食品。汤圆一碗日元三分五厘到五分。其他还有卖小说、卫生纸类的铺子，还有卖布袜子、香烟、酒类、酱油等的商店。这些商人据说都是轮船公司开通定期航班以来，从长崎、山口、鹿儿岛各地渡来的。因为此地是运输军需用品的起点，每天出入人员甚为众多，所以销路极好。另外，为了装卸货物，兵站部雇用了一大群当地人，一个人扣去日元一角，工人实际所得只有一角五分钱，还有往返于金州的载货马车，用三头牛马拉的，一辆的工钱为3日元。还有从复州直达的货马车运大约一吨多的货，租钱为日元30日圆，据说得两天半的时间。此地有打鱼的，市上多有卖鲷鱼、针嘴鱼的。中等大小的加吉鱼一条日元四角五分即可买到，味道和日本内地的完全一样。

5月17日 晴 中国地方凡有港口的地方，必有天后宫。我所经过的地方皮子窝、旅顺口都有，此地也有其宫殿。现在作为我大连湾要港部，大连湾知港事厅，海军军人在此殿驻营。所以安放在殿内的神像被搬到院子里，风吹雨打，表面剥落，已无原形。但大殿是光绪十八年秋所建，距今只有四年，粉饰华美，金

碧辉煌，灿然夺目。在门头上有“天后宫”三个大字，有大书“海不扬波”四个大字的匾额。清人信奉天后，犹如我国渔民信奉“金刀比罗宫”一样。有一本叫作《天后图像》书，载有天后图像及其传记，在此抄录一段，以作备考：

本 传

天后莆林氏女也始祖披公生子九俱贤当唐宪宗时九人各授州刺史号九牧林氏曾祖保吉公乃邵洲刺史蕴公六世孙州牧圉公子也五代周显德中为统军兵马使时刘崇自立为北汉周世宗命都检点赵匡胤督战于高平山保吉有功焉弃官归隐于蒲之湄洲屿孚子承袭世勋为福建总管孚子讳愿为都巡官即后父也娶王氏生男一名洪毅女六后最少愿夫妇行善事乐施济敬祀观音大士年四旬馀每念一子单弱朝夕焚香祝天愿得哲允为宗支计岁己未夏六月望日斋戒虔赞大士当空祷拜曰某夫妇兢兢自持修德好施非敢有妄求惟冀上天鉴兹至诚早锡佳儿以光宗祧是夜太君梦大士告之曰尔家世敦善行上帝式佑乃出丸药示之云服此当得慈济之赐既寤歆歆然如有所感遂娠二人私喜曰天必赐我贤嗣矣越次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方夕见一道红光从西北射室中晶辉夺目异香氤氲不散俄而太君腹震即诞后于寝室里邻咸以为异父母大失所望然因其生奇甚爱之自始生至弥月不闻啼声因名曰默幼而聪颖不类诸女甫八岁从塾师训读悉解文义十岁余喜净几焚香诵经礼佛且暮未尝少懈十三岁时老道士通者往来其家见后喜曰若具佛性应得渡人正果乃授后元微秘法后受之悉悟诸要典十六岁窥井得符遂灵通变化驱邪救世屡显神异常驾云飞渡大海众号曰通元灵女越十二载道成白日飞升时宋雍熙四年丁亥秋九月重九日也

月日与省志

天后传

福建省志

异并存之

后林姓世居莆之湄洲屿宋都巡检林愿第六女也始生时地变紫有祥光异香长能乘席海乘云游岛屿间宋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升华是后尝衣朱衣飞翔海上里人祠之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震风七舟俱溺独路所乘神降于橈安流以济使还奏闻特赐顺济庙号绍兴己卯驾风扫海寇乾道二年又降于白湖掘泉饮疫者累封灵慧昭应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加封善利绍兴间特封灵惠妃庆元戊午以雾遮大溪寇开禧丙寅解淮甸围莆氏艰食米船阻于朔风神反风即至景定辛酉海寇肆暴醉卧廊庑间神纵火焚之又令风沙昼晦跨浅而败累封助顺显卫英烈协正善庆等号元以

海渭得神佑赐额灵济明永乐间累著灵迹命修祠宇加封号国朝康熙十九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遣官致祭二十二年我师克澎湖恍有神兵导引及屯兵天妃粤靖海侯施琅谒庙见神衣半身犹湿始悟寇邀神助又粤中水泉止可供数百口是日驻师万余忽涌甘泉挹之不竭施琅表上其异敕建神祠于其原籍莆田县湄洲勤文以纪功德随又加封天后五十九年翰林海宝册封琉球还奏言默佑封舟奉旨春秋致祭编入祀典六十年台匪窃发天后显灵鹿耳门水骤长数尺舟师扬帆并进七日克复全台雍正四年巡台御史禅济布疏闻御赐神昭海表之额悬于台湾厦门湄洲三处十一年又准总督郝玉麟巡抚赵国麟奏赐锡福安澜匾额于省城南台神祠并令有江海各省一体葺祠致祭天后即妈祖海舟危难有祷必应洋中风雨晦暝夜黑如墨每于樯端见神灯示佑莆田林氏妇人将赴田者以其儿置庙中曰姑好看儿去终日儿不啼不饥不出闕暮归各携去神盖笃厚其宗人也

另外还有《天后救苦灵验宝忏》、《天后救苦灵验妙经》，在其宝忏的文中“国有军旅助战王师奏凯”一语，如今半点灵验也没有，不知为何。这天在天后宫大殿前拍下了知港事厅在职的各位官员照，这天大连湾兵站司令官矢岛少佐访问了我的营舍。同时，第一师团将就归国之途，师团管理部长龟冈少佐，副官福田大尉，粮饷部长辻元军吏等今日先到此地，相遇之后，谈旧话新，甚是开心，午后两点应住在邻家的红十字会护士数十人的要求，拍下了他们的全体照，约定今晚搭乘专用船清德丸，行李等都装上了船，我等一行于午后4点乘上渡船大吉丸。可是入夜突然从运输通信支队来通知说：清德丸乘客满员，不能搭乘，可乘明后天解缆的专用船。于是为了押运行李要求留下桥元文三、小川房次郎两人，得到同意，剩下其他的人到晚上12点又上了陆。此夜疾风大浪，船体晃动，甚是危险。勉强上了陆地，兵站部指定的宿舍在距一千五六百米的地方。因房屋倒塌无法住宿，所以又到前夜的宿舍与第四师团的酒保住在一处。

5月18日 晴 午前10点30分搬到于家屯粮饷部仓库的分库的一间房里。今晚兵站司令部来通知说让去一个人，于是派佐佐布充重去了。他回来后说，由于熊本丸启程回国，同意搭乘。

因为要发放船票，必须于明天9点到达码头。此夜辻元军吏送来一升日本酒，作为回赠送他一个海带罐头，以谢其厚意。

附带再说一下，在于家屯的是第二军兵站粮饷部分仓库，满仓库全是军粮，装不了的都堆积在仓外，有如小山一般。好极啦！我军无后顾之忧。大谷派布教使平松理英氏记下经常只知有进不知有退的兵站部的概况说：德国皇帝弗莱德礼克曾叹道，现时比如军队与兵站部的关系。请看耍猴子的。猴子自己耍的好坏，不是全由耍猴子的绳子伸缩指挥的么？

军队与兵站部的关系亦复如此，若是兵站部急于粮秣的运输，文明的战争决不可能成功，兵站部的任务可谓既重且大。现在就我所见的兵站部大概情况是：把兵站部每天执行的任务补记一下，乙兵站司令部从甲兵站司令部运送来的精米110石，黄米饼干以及副食品（大酱、酱油、干鱼、干菜、渍酸梅、罐头之类）约十四五件，重量5.5吨（以上是从金州以北的兵站司令部运输的，而柳树屯出发比这个更多），其他被服，酒保的货物以及各种杂货；都必须一一查收。与此前后为了把以前堆积的同量的粮秣以及杂货送到两兵站部，每天须雇用牛车一百几十辆，运送粮秣以使用纵队为常规，有时一纵队须经700人与货马车300辆上下。军夫的口粮，马车的破损，合计起来是一笔惊人的费用。

近来据说已经不够用的，就征用当地人的牛车来搬运，对从来被清国兵掠夺而吓得连魂也没有了的人们，必须恩威并行，使他们心服，于是各兵站部划分区域施政，处理人民的诉讼，保护其生命财产。当执行这些任务时，虽偶然也有通晓当地语言的部员，但大体都是用笔谈和一两句话或手势来办事，其困难可想而知。同时为了押运，还必须配备守备队，以防敌人袭击，也就是仅仅一个班（十二三人），为了防止那些狡猾的当地人偷盗运送的粮秣以及在集散地站岗放哨，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而打听一下他们编制人员，只有司令官一人，书记员三人，军吏一人（司令部如果没有仓库，则不设军吏）和五六人的军夫而已。把兵站部的工作都办得井井有条，因此在此附记一下。

5月19日 晴 午前8点我和随行者一同先到兵站部领船票。8点30分从第四栈桥乘渡船，10点30分上熊本丸，此船1236吨，船长是加藤勘之助氏，午后5点拨锚。

5月20日 晴 此夕有一只鹞隼抓着两只小鸟飞来栖息在桅杆上，桅杆高60多米。水手石桥弥太郎（岛根郡加贺村人）立即爬上桅杆捉住了它，船客都喝彩，我赏了他3元钱以示奖励。这时船正在朝鲜国仁川海洋大约240多公里处航行。听说以前曾有瑞鹰在“高千穗”号军舰上被捉住，今又在此船捕住鹞隼，亦可谓奇，船长把这只隼赠给了我，我准备回国之后奉献给皇室，于是养在笼中。后来将此鹞隼奉献于皇室，当时上表如下：

前5月20日午后6点乘官用船熊本丸，当航行于距朝鲜国仁川海面距陆地约240公里处，有一鸟翱翔于船头，犹如欢迎我凯旋将士，终于飞来停在约有60多米高的中桅杆的顶上，不肯离去。这时船长加藤勘之助让水手石桥弥太郎捉住它，弥太郎答应一声，登上桅杆一看是隼鹰之类，正好抓住两只小鸟打算吃掉它们的时候，于是连小鸟一块都捉住了。乘客一齐鼓掌，喝采之声如涌，呜呼！鹰坎隼坎，渺尔小鸟，亦似有来表示祝意，应予嘉赏，谨执之以献皇室。

伯爵 龟井兹明

5月21日 晴 午前7点，在左舷可见对马海峡，9点于右舷望见壹岐岛而过，午后6点40分到马关抛锚。当时正值霍乱流行，所以检疫官来检查，此夜终于停泊在此。

5月23日 晴 早饭后船客一律在甲板上集合整队，检疫官又来检查，幸亏没发现患者，不必停船。但是有命令说，这天第六师团乘威海丸凯旋，各舰须挂满旗用最敬礼表示欢迎，所以推迟出港。当威海丸一进港，港内挤满了欢迎的船只，施放烟火以表谢意，到午后3点才在马关启锚。

5月24日 晴 午前6点到宇品港，8点30分上陆，在长沼分店少憩。乘人力车午前10点进广岛市平冢町长沼别墅住宿。

5月25日 晴 桥元文三今日到东京，发来电报告知：因广岛市流行恶疫，不能久留，加上乘军车又有严格的规定，不能犹豫，因此，乘此日午后8点发的火车准备回京。听说第一师团司令部也到了宇品港，由该地立即乘火车就归京之途。

5月26日 雨 午前9点又换乘神户发的火车，因为我想在

京都问候天皇安好，所以让佐佐布充重从此地直接回东京，只带宫崎幸麻吕一个，在京都七条火车站下车。中午到了三条麦屋町三条上坡处的旅馆长谷川那里，决定住在这里，立刻到天皇住处托德大寺侍从长问候天皇安好。

大元帅陛下于去年9月13日从东京宫城出发，15日到广岛，以第三师团司令部充做大本营，纛止于此地，历9月260日，计划出师作战，筹谋海防措施，宵衣旰食，亲裁军机，震皇威于外，和人心于内，终于使清廷简派重使请和，使和平得以恢复。因而4月27日从广岛出发，当天到京都，如今正在举行劝业博览会，还有神社佛阁珍藏的文物展览。因纛驻在此地，30日街衢热闹，实在不可名状。我只看了展览会的外边，到太极殿平安神宫、黑谷智恩院、祇园去转了一圈儿。

5月27日 晴 准备在午后6点2分乘京都发的火车回京，从旅馆出发，到七条火车站。因为运送军队，火车到达因发车时刻表已变更，没有按时开车。因此，不得已只好暂时在站前旅馆休息，到8点才上车。

5月28日 晴 在静冈火车站，偶遇德川笃敬侯爵，由福原修氏陪同，恰好到我的车厢里，于是促膝交谈。晚上11点到新桥火车站，德川侯爵是与子爵长冈护美君、醍醐忠敬君一起，作为贵族的总代表到战地犒劳我军的。于回京途中逗留在静冈，拜访了德川从一位后回京的，所以迎接侯爵的有数百人，迎接我的人也在车站集合，火车一到，一同拥上来，挤得连缝儿都没有了。于是德川侯爵和我们一伙儿等到其他旅客都出车站后，才慢慢到了车站候车室。向德川侯爵告别后，在候车室休息了一会儿，乘马车回家，已是半夜12点，

我前后两回从军到辽东，然而从军于近卫师团时，恰好两国已恢复和平，作为从军的目的——拍摄战况已不可能，仅仅拍下了一两张战后荒凉的情景。于是辞退从军，急速回国，准备拍摄皇军凯旋的盛况，以备他日全始全终完成这本相集。我文武睿圣

之大元帅陛下，于5月29日午前7点从京都宫出发，陪同的有陆军大将彰仁亲王殿下，陆军少佐载仁亲王殿下，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监军伯爵山县有朋、海军大臣伯爵西乡从道、陆军大臣伯爵大山岩、宫内大臣子爵土方久元、侍从长侯爵德大寺实则、陆军大将野津道贯、陆军中将川上操六、海军中将伊东佑亨诸人，还有其他大本营所属文武官员以及第一军、第二军的将校等。第二天30日午后两点到东京新桥火车站，皇族文武诸官员，贵族，众议两院议员等到站恭迎，挤满了车站。同时停泊在横滨的军舰以及国内外船舶都挂满旗，“八重山”军舰放礼炮，由此用第二公式仗队⁹⁴，威风凛凛回到宫城，这时已是两点四十多分。皇后陛下于5月30日午前7点50分从京都起驾，皇后宫大夫子爵香川敬三、皇后宫亮、三宫义胤等诸人以及女官多人陪同，第二天31日午后两点到新桥火车站而后还宫。凯旋当天的盛况非笔墨所能形容，今只述其一斑。市街每户全悬挂着日章国旗，在新桥火车站的站前广场，铺上了白砂子，车站出入口以及柱子全用松树枝包起来，用金莲花点缀，天棚与四壁悬挂着国旗，支着红白紫色的帐棚。在广场外，东京的居民主动自愿制作了用斑竹做的框架，用夏菊花组成的“奉迎圣驾”四个大字，高达30多米、宽20米的绿牌坊，交叉着两面大国旗，铁路马车会社⁹⁵芝区志愿者、日本桥鱼市场等在河岸各处支起红白的帐棚，树起数面旗帜奉迎。各商业组合，日本桥医学会、东京邮电局的官员、电信学校的学生、芝区居民、本愿寺派的僧侣信徒、筑地有志会、大和新闻社，以新桥、幸桥之间为界限，建立奉迎所。从芝口通向幸桥里的地方有在竹竿上高悬灯笼的凯旋门，这是芝区的志愿者所建的。市名誉职员、区会议员、工业团体、三菱会社、第一一九银行、清酒问屋组合、日本邮船会议所、股票交易所、粮谷交易所、商品交易所、田中银行、东京银行集合所、各报馆等，在幸桥附近都有各自挂着用菊花组成的“奉迎”两个大字的大匾额，长约4米。在其左右树着好几面国旗，在其门前以及左右整齐排列着公侯伯子男的五爵位。

在日比谷原帝国议会附近的大道上，东京有志商人奉迎会盖了一座大凯旋门，高60尺，高塔有100尺，回廊长360尺，宽27尺。在30尺高的大门上边交叉着大国旗，点着各种多样颜色的电灯和瓦斯灯，入口的前面用松枝搭成，中间用菊花组成皇室的家纹⁽⁴⁾下边用菊花组成“奉迎圣驾”四个字，两旁的柱子上是石竹花组成的“东京市有志商人”七个字，前后贯通的凯旋门的正中上边挂着用花草组成的“圣德无疆”的匾额，正门外左右挂着两面大旗，一面写着“国光宣扬”，一面写着“皇威发辉”，从内幸町的拐角处到外交部的门外是明治学院、大日本农会、火灾保险公司、自由党、国民协会攻玉社、红十字会、近卫师团补充大队、贵族院议员、麦町公民会等设的奉迎所。在樱田门外是东京市会搭的绿色牌楼，也有两面大国旗交叉着，门上挂着“奉迎圣驾”的大匾，门柱子上用花草组成“东京市会”四个字。海军部办公大楼的建筑工地的围墙用带黑条的布幔遮住。在三重桥外的广场上从早晨就燃放烟火，从此桥外到樱田门之间，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法科、医科、理科、农科四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内阁、司法部、文教部、高等商业学校、工业学校、东京府各中等学校、师范学校、学习院、式部职⁽⁵⁾、乐队、第一高等学校、美术学校其他各校、兵工厂、国民英语学校、各部官员等，其他到沿途路旁奉迎的人不知有几万，亿兆讴歌万岁之声盈于天下。这正是皇军所向如摧枯拉朽，国威宣扬于斯，版图开拓于斯，以发扬皇祖皇宗之威烈，如今圣驾凯旋还宫，诚足以使宇内万国钦仰我帝国之尊严与光荣，真是千载之一大庄事，又有谁人能不奉戴圣德而庆祝乎？宝祚之隆与天壤无穷，呜呼盛哉！

从军日记终